

姚雪垠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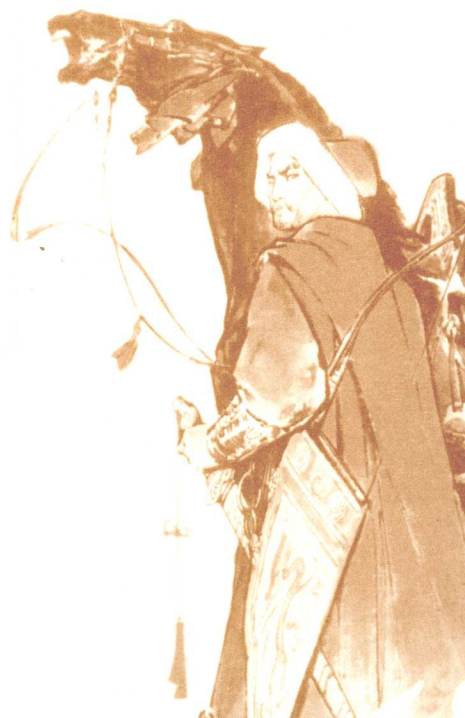
李自成

第二卷
上

漓江出版社



YZLI0890127099



姚雪垠 著

第二卷
上



YZLI0890127099

出版社



目 录

上 卷

◎ 001

商洛壮歌

〔第一——十五章〕

◎ 192

汴梁秋色

〔第十六——十八章〕

◎ 222

杨嗣昌出京督师

〔第十九——二十二章〕

◎ 265

张献忠与左良玉

〔第二十三——二十四章〕

◎ 292

从商洛到鄂西

〔第二十五——二十八章〕

下 卷

◎ 347 紫禁城内外
〔第二十九——三十四章〕

◎ 441 李白成星驰入豫
〔第三十五——三十七章〕

◎ 476 李岩起义
〔第三十八——四十三章〕

◎ 544 伏牛冬日
〔第四十四——五十章〕

◎ 633 河洛风云
〔第五十一——五十五章〕

◎ 商洛壮歌

【第一章】

崇祯十二年中元节。

早晨，商洛山地区天色阴暗，浓云密布，山山岭岭都被乌云遮住。高夫人带着老营总管任继荣和一群男女亲兵骑马出寨，来到一个交叉路口，替先闯王高迎祥和起义以来无数的阵亡将士焚化阡纸^①。南边，隔着两座小山，顺风传来了一阵阵沸腾人声。高夫人心中明白：这是麻涧^②方面的义军和老百姓正在连夜加高寨墙，挖掘陷阱，布置鹿角和各种障碍，已经忙了通宵。她正在侧耳细听，忽然从附近的山村中传来铿锵的锣声和嘶哑的叫喊声，而麻涧方面也隐约地有锣声传来。这是遵照闯王的命令，各处山寨和村落今早都得鸣锣晓谕：官军进犯，决难得逞，众百姓务须各安生业，照旧耕耘，莫信谣言，严防奸细。高夫人眼望着磐石上燃烧的一大堆阡纸，耳听着远远近近的人声和锣声，心中说：

“大战又快开始啦！”

在高夫人从崤函山区来到商洛山中同李自成会师之前，闯王得知张献忠在谷城起义的确实消息，他为着实践曾经对献忠说出的诺言，不顾自己的处境十分不利，毅然树起大旗，牵制官军不能全力对付献忠。崇祯十分着慌，严旨切责陕西、三边总督郑崇俭和陕西巡抚丁启睿“未能将余贼剿除净尽，酿成大患”；命他们迅速向商洛山中进兵，“务将李自成一股一举扑灭，不得稍有貽误！”郑崇俭和丁启睿不敢拖延，调集了陕西各镇官兵，将商洛山四面包围。他们知道李自成手下的将士多数染病，自成本人也病倒了，认为是官军“扫荡”商洛山的大好时机，遂于六月上旬急急忙忙指挥三路人马进犯，而把主力放在武关一路。高夫人在病榻前接受闯王吩咐，亲自到白羊店^③，鼓励将士，帮助刘芳亮部署迎敌。多亏义军上下齐心，个个奋勇死战，加上穷苦百姓帮助，使从武关向北进犯的官军主力在桃花铺^④和白羊店之间中了

① 阡纸——也就是纸钱。封建社会的迷信习俗，在死者坟墓前焚化纸钱。如无坟墓，可在路口焚化。

② 麻涧——在商州城西五十里处。

③ 白羊店——在武关西北一百三十里处。

④ 桃花铺——在武关西北五十里处。

埋伏，损失很重，仓皇败退。同时，从商州西犯的一路被挡在马兰峪^①的前边，寸步难进，而从蓝田南犯的一路也没法攻下石门谷^②。这两路官军都白折了人马，扫兴地退了回去。经过这次教训之后，官军比较小心了，重新调集大军，人数比六月初增加几倍。眼看着一场众寡悬殊的大战迫在眉睫，又加上商洛山中有些山寨不稳，同官军暗中勾结，高夫人如何能心情轻松，她晚上帮助闯王筹划军事，白天为部署迎敌的事骑马到各处奔跑，忙得不可开交。尽管她侥幸不曾染病，近来却显然清瘦多了。

一大堆阡纸在磐石上继续燃烧。两个亲兵用树枝慢慢地抖开纸堆，使阡纸着得较快。纸灰随风飞向奔涌的云雾中去。过了一阵，高夫人抬起头来，向左右的将士们说：

“自从起义以来，咱们已经死了成千上万的英雄好汉。这笔血仇一天不报，死的人就不能瞑目黄泉，活着的也寝食难安。高闯王死去整整三周年，咱们该好生祭奠祭奠。要是这一回打个大胜仗，杀死几千几百官兵将士，就算是咱们在阵上拿敌人活祭高闯王！”

她说话的声音不大，但是饱含着痛苦和激动的感情，深深地感动了左右将士。任继荣说：

“夫人，你放心。这几天弟兄们都在念叨着高闯王三周年到了，该用官军的人头好生祭一祭。咱们有这样好的士气，必能杀败官军，让高闯王在九泉下高兴高兴。”

高夫人望着他轻轻地点点头，表示她自己也深信义军的士气不错，必能以少胜众。她吩咐一个亲兵把一捆阡纸送到两里外李鸿恩的坟前焚化，便准备同众人上马，前往麻涧。当她的右手刚搭上马鞍时，忽然听见有人骑着马向这里奔来，蹄声很急。她迟疑一下，随即从鞍上抽回右手，转过头来，朝着南边的山路张望，心中疑问：“为什么这马跑得这般急？是从白羊店来的么？”不过片刻，一个小校带着两名弟兄骑着三匹浑身汗湿的战马从奔涌的云雾中出现，来到离她几丈远的地方。那小校一看见她和老营总管就赶快同亲兵们勒住战马，跳了下来。高夫人看见那小校是刘芳亮手下的一名亲信小头目，没等小校开口，抢先问道：

“刘将爷差你来老营有什么急事？是不是武关方面的官军已经开始进犯了？”

小校回答说：“启禀夫人，官军已经摆好了进犯架势，只是还没动手。刘将爷差我来老营向夫人和闯王禀报：据昨晚老百姓暗送的消息和我们的探子禀报，得知确实消息，武关昨天又到了两千官军，桃花铺也到了一千多人，两处官军已经有七千多人，一两天内还会有大队官军开到。消息还说，郑崇俭一两天内就要来桃花铺，亲自督率官军进犯。如今桃花铺寨内已经替他收拾好行辕，等他来住，官军在武关和桃花铺放出风声，吹他们要在七月底以前扫荡商洛山，活捉咱们闯王爷和总哨刘爷等几位大将，也有夫人在内。这班王八蛋打仗不见得，吹牛造谣倒有一手！”

① 马兰峪——在商州城西三十里处。

② 石门谷——又名石门寨，在蓝田城西南五十里处。

高夫人笑着问：“也要捉我？”

“是的，夫人。六月初那一仗他们吃了亏，到处传说你不但智谋过人，还说你十八般武艺样样出众，所以这次非把你捉到不可。”

高夫人忍不住大笑起来，说道：“哟！真没想到，像我这么一个平常的女流之辈，文不能提笔，武不能杀敌，倒被他们吹嘘成文武双全的巾帼英雄。越说越玄虚，将来还要说我会呼风唤雨哩！”

小校又笑嘻嘻地说：“夫人，郑崇俭出的捉拿赏格上还有你的名字哩。”

“啊，又悬了赏格？”

小校从怀中掏出一卷纸，双手递给高夫人，说：“你看，这是咱们的探子昨日黄昏从桃花铺的寨门外揭下来的一张告示，后边写着许多赏格。”

高夫人接住告示，望了一眼便交给任继荣，要总管念给她听。那告示上说：“本辕不日即亲麾大军进剿，将残贼一鼓荡平。大军到处，秋毫无犯。凡我商洛山中百姓，莫非皇帝赤子。特谕尔等，务须各安生业，勿用惊窜逃避。过去即令供贼驱使，胁从为恶，本辕姑念其既属愚昧无知，亦由势非得已，概不深究，以示我皇上天覆地载之恩。其有豪杰之士，乘机杀贼自效，本辕论功行赏，一视同仁。倘有冥顽不灵，甘心从贼，罔恤国法，大兵到时，胆敢负隅相抗或随贼流窜，一经拿获，立置重典，全家籍没，邻里亲族连坐。”这告示的后边果然悬赏捉拿李自成和他手下的重要将领，而高夫人的名字也开列在内。总管念过以后，哈哈一笑，说：

“夫人，果然有你的名字，还写着三千两银子的赏格哩！”

高夫人也笑起来，望着小校问：“你们刘将爷还有别的事要向闯王禀报么？”

小校回答说：“我家将爷还说，官兵大举进犯只是几天内的事，龙驹寨的官军也增加了两三千人，请闯王和夫人千万不可大意。”

高夫人点头说：“我知道了。你到老营去当面向闯王禀报，也许他还要问一问别的情况。你在老营吃了饭，休息休息再回白羊店。”她又向总管说：“中军不在老营，双喜和张鼎这两个孩子也都不在闯王身边。你拿着郑崇俭的这张告示快回老营吧，不用跟我去麻涧了。闯王的身子还很虚弱。我不在老营的时候，他要是想骑马出寨，你千万设法劝阻。”

任继荣答应一声，就同刘芳亮派来的小校腾身上马，奔向老营而去。人和马的影子眨眼间在云雾中消失，只听见渐远渐弱的马蹄声音。

高夫人抬头望望，只看见汹涌奔腾的乌云比刚才似乎更浓、更重，铺天盖地，从面前滚滚而来，又滚滚而去。这天色，增加了高夫人心上的沉重。她走向玉花骢，对亲兵们说：“上马！”转眼之间，十几个男女亲兵都跳上战马，准备出发。张材担心马上会有恶风暴雨，而大家都没携带防雨的东西，别人淋雨不打紧，高夫人近两月来操劳过度，比往日清瘦许多，淋了雨准会害病。他勒紧马缰，望着高夫人，迟疑地问：

“这天……恐怕有猛雨吧？”

慧英也问：“夫人，我赶快回寨中去替你取一件油布斗篷吧？”

高夫人斩钉截铁地说：“不用耽误时间！如今军情很紧，别说下雨，下刀子也挡不住咱们办事。”

她首先勒转马头朝南，正要扬鞭出发，忽然听见从东边传过来几匹马的紧急蹄声，迅速临近。她便勒转马头朝东，向云雾中注目等候。片刻之间，四个骑马的人出现在二十丈以外的云雾中，为首的大个子青年将领是刘体纯。他原是帮袁宗第镇守马兰峪，对付商州官军，做老营的东面屏障，近来宗第病倒了，这一副重担就挑在他的肩上。高夫人一望见他，知道他现在亲自来老营必定有重要军情禀报，便把镫子轻轻一磕，迎了上去。

两匹高大的战马相离不到两丈远，停止在山路上。乌云傍着马头奔流，在人的左右和头顶飞卷。高夫人问道：

“二虎，你是从马兰峪来的？”

“是的，嫂子。你要往哪儿去？”

“我要到麻涧去，看看那里的寨墙能不能今日完工。”她勒马迎上几步，等到她的玉花骢同刘体纯的黄骠马两头相交，停到一起，她又小声问：“你来有什么急事？”

刘体纯小声说：“五更前我得到商州消息，知道郑崇俭派一位监军御史昨日从武关来到商州城内，连夜与巡抚丁启睿召集游击以上将官开紧急会议，重新商定进兵方略。会议关防极严，一时探不出他们如何计议。如今商州已有五千官兵，据说还有大批官兵将于今明两日开到。粮草运往武关的很多，担子挑，牲口驮，日夜不绝。官军扬言要在月底以前杀进商洛山，昨日又在城里城外，到处张贴告示，悬出赏格要捉拿闯王和捷轩哥等几位大将。”他笑一笑，又说：“嫂子，你也在榜上有名哩。”

高夫人也笑了笑，说：“这个我已经知道了。”

刘体纯又挥退左右亲兵，探身低声说：“咱们安置在城里的坐探，从抚台行辕中探得机密消息，十分重要，果不出你同闯王所料……”

“你说的是宋家寨同官军勾起手了？”

“听说双方正在暗中商谈。宋文富这王八蛋想要官做，丁启睿这货想要官军假道宋家寨，一旦大战开始时偷袭我们老营。”

“这消息可靠么？”

“这消息是从抚台行辕中一个师爷口中说出来的，一定可靠。还有人说：这几天宋家寨有人进抚台行辕找一位刘赞画^①，十分机密。这位姓刘的是丁启睿的心腹幕僚，亲自去过宋家寨两趟，都是夜里去，夜里回。”

高夫人的两道细长的剑眉轻轻耸动，心中琢磨着敌人的阴谋活动，然后慢慢地说：“敌人这一手真是厉害。幸而我们早就算到他们会有这步棋，已经做了防备。在两个月前那次官军进犯时，虽说宋文富兄弟坐山观虎斗，可是咱们已经断定他们是

^① 赞画——明代在督、抚幕中有赞画一种官名，取“赞襄谋划”之意，文职，具体职责和品级无定制。

在等时机，观风向，迟早会撕破笑脸，露出满嘴獠牙，同咱们刀兵相见。如今，他们果然要动手了。本来么，道理是明摆着的，大家心中都有数。尽管他们近几年也吃过官兵的亏，也长了些见识，他们毕竟是豪门巨富，同官府血肉相连。眼下官军就要大举进犯，宋家寨同官军串通一气动手才是怪事。别说是宋家寨，商洛山周围的山寨哪个不是同咱们为敌的？商洛山中的几个大的山寨，要不是咱们杀了很多，连寨墙也给拆平了，一旦官军进犯，还能不从内里动手么？”

刘体纯说：“嫂子说的是。咱们在商洛山中驻扎了快十个月，打开了许多山寨，狠狠地惩治了那些为富不仁的乡绅土豪、富家大户。这些给咱们惩治了的人家，自然咬牙切齿，恨死咱们。听说那班逃到商州城里的土豪老财都等着跟在官军后边回家来，连逃到西安去的大头子也有几个跟着巡抚来到商州的，打算一旦官军扫荡了商洛山，他们就回乡修坟祭祖，协助官府清乡。你看，这班王八蛋想得有多美，好像官军注定会打赢咱们！”

“既然他们把赌注押在这一宝上，那就揭开宝盖子让他们看看。二虎，你还有别的事情要禀报么？”

刘体纯沉吟一下，特别放低声音说：“嫂子，看来射虎口干系重大，可不知王吉元是不是十分可靠。”

“你放心，他很可靠。”

体纯仍不放心，口气和婉地说：“但愿他真可靠。去年冬天，他从张敬轩那里来，一直没有在我手下待过，我跟他见面的次数不多。我只知道他是河南邓州人，在敬轩那里混的日子也不久。春天他犯过咱们的军律，差点儿被闯王斩了。他同咱们老八队素无渊源，相处日浅。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翼。眼下这种局面，非同平日。万一他心怀不满，看见官军势大，经不起威迫利诱，给官军收买过去，岂不坏了大事？”

高夫人含笑回答说：“虽是吉元来咱们这里的日子浅，却是秉性诚实，不是那种心怀二意、朝三暮四的人。春天受了重责之后，他口服心服，毫无怨言，不管派他做什么事，他都是忠心耿耿。如今派他把守射虎口十分相宜，你放心，绝无差错。”

“嫂子，近一两天来闯王哥的身子又好些么？”

“又好些了，只是还不能骑马出寨。你快去老营当面向他禀报吧，他正在等候商州那边的消息哩。虽说汉举病了，可是有你在马兰峪，他很放心。这一回，就看你独当一面立大功啦。”

刘体纯说：“马兰峪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不管来多少官军，只要射虎口不丢掉，马兰峪万无一失。”

高夫人和刘体纯各带着自己的亲兵分头而去。走不到半里远，她听到刘体纯一群人的马蹄声已进寨门，而同时又有急匆匆的马蹄声从东北奔来，离寨门已很近了。她勒住马侧耳倾听，在心中问道：“这是谁？又来禀报什么紧急军情？”她想着闯王的病还没有完全好，军情这般紧，事情这般忙，近几天他常常通宵不眠，考虑着如何打退官军的进犯，多叫人替他的身体担心！她又抬头望一望老营山寨，山寨和整个

山头仍然被浓重的乌云笼罩。

从东北奔来的马蹄声到寨门口了，跟着从云雾中传过来几句熟悉的说话声。高夫人听出来这是王吉元手下的一名心腹亲兵陈玉和同守寨门的弟兄们大声打招呼。由于王吉元不敢随便离开射虎口，这人经常被派到老营来替吉元禀报军情和请示机宜。他曾在老营住过，同老营的上下人等都熟，到老营来就像是回家一样。高夫人因听见陈玉和的声音，重新琢磨着刘体纯刚才对王吉元疑心的话，暗自问道：

“难道吉元这人会不可靠么？”

她策马向麻涧走去，却心中放不下王吉元把守射虎口的事。尽管高夫人同闯王、刘宗敏和李过都相信这小伙子忠实牢靠，然而刘二虎平日遇事十分机警，闯王常称赞他比别人多长几个心眼儿，如今他担任防守马兰峪（射虎口在它的侧后方）的主将，这就使她不能不在马上将二虎的话重新考虑。想了一阵，她还是坚信王吉元十分可靠。但是她的心中也暗自感慨：要不是将领们纷纷病倒，闯王何至于派王吉元这样经验不足的小校担起这样重担！

离麻涧愈来愈近了。虽然峰回路转，林木茂密，加上云雾满山满谷，看不见一个人影，但是嘈杂的人声、伐木声、铁器和石头的碰击声，听得很清。又过片刻，高夫人来到了麻涧寨外。由于她平日待人和气，关心弟兄们和穷百姓，所以正在修寨和布置障碍的义军和老百姓一见她来到，纷纷同她打招呼，围着她打听战事消息。人们很关心闯王的身体，问他能不能骑马领兵打仗。高夫人为要安定人心，笑着回答说：“能，能。他昨儿已经瞒着我出老营寨外，在校场试马了哩。”人们听到闯王能够骑马出老营山寨，大为哄动。高夫人察看了增高的寨墙，新添的各种障碍，对大家说了些慰问和鼓励的话，便走进麻涧街里。她多么希望在这样人心惶惶的时候，闯王能骑马出来一趟，鼓舞士气！但是她害怕闯王会劳复，所以近几天总是尽力阻止闯王骑马。现在她在心中祈祷：

“唉，闯王，你赶快复原吧！打仗时候，你纵然不能够像往日那样冲杀在前，只要将士们看见你立马阵后，也会勇气百倍！”

李自成害了两个多月的病，一度十分危险，甚至外边谣传他已经死去。虽然近来他的身体已经日见好转，却仍然虚弱得很。大将中，刘宗敏、田见秀、高一功、李过和袁宗第都在病中。田见秀和高一功都是病刚好又劳复的，病情特别沉重。在目前这样时候，李自成多么想看看宗敏等几位亲密大将！他有时在夜间梦见他们，却没有机会见面。骑着战马奔驰，多少年来成了他生活的重要部分。现在他常常为长久不骑马急得难耐。有几次他说要骑马试试，哪怕是只骑一小会儿也好，不但高夫人和医生不肯同意，连左右的亲兵们也纷纷劝阻。常在黎明时候，他从床上下来，手拄长剑，走出卧房，望着皓月疏星同山头上的淡淡晨光融和，听着远近鸡啼马嘶，心情不免激动。他看看宝剑，一道寒光逼人想舞，却感到手脚仍然无力，只好立一阵退回屋内。

现在，他趁着高夫人和尚神仙不在身边，拖着仍然软弱的双腿走到老营大门外，

叫亲兵将乌龙驹牵到面前。他一看心爱的战马眼睛里就焕发着兴奋的光芒，含着亲切的微笑，抚摩着乌龙驹的十分光泽的深灰旋毛。乌龙驹激动地用嘴头触一触他的肩膀，踏着蹄子，喷着鼻子，对他十分亲热。过了一阵，它忽然转过头，凝望山下，扬起尾巴，耸起修剪得整齐的鬃毛，仿佛有所感慨和抱怨，萧萧长嘶。闯王用爱抚的眼光欣赏着乌龙驹的雄骏姿态，等到它停止嘶鸣，在它的背上轻轻拍两下，对站在旁边的亲兵们笑着说：

“瞧瞧，它已经闲得发急啦！”

正在这时，任继荣带着刘芳亮的亲信小校来到了。

李自成回到老营上房，听了从白羊店来的小校禀报军情，然后又询问了那些染病将士们的情形。因为刘体纯已经来到，他便命小校退出休息。刘体纯坐下以后，没有先禀军情，却从怀中取出一个纸包，笑嘻嘻地递给闯王，说：

“李哥，这点东西昨天晚上才弄到，真不容易！”

闯王接住纸包，捏一捏，心中明白，并不打开，问道：“这东西，怎么弄到手的？”

体纯说：“我命咱们在商州城内的坐探，务须买到几两上好的人参。费了不少力气，才买到二两，你久病虚弱，如今快好啦，用人参炖母鸡汤，好生养一养，就会完全好啦。”

闯王将纸包交给任继荣，说：“总管，你赶快将这点参分送给几位害病的将领，让大家放在鸡汤中炖着喝。我已经好啦，一点也不留。”他又笑着对体纯说：“二虎，你能够操心买到这点参，咱们正需要，好，好。将领们久病虚弱，要是再多几两，就更好啦！”

任继荣和刘体纯几乎同时说：“可是……”

闯王用坚决的口气对继荣说：“拿去分了，我一钱也不留！”

刘体纯急忙说：“闯王，你身体赶快复原了好指挥打仗嘛！”

自成说：“打仗，哼，从来都不是只靠我一个人！”

任继荣和刘体纯听他的口气十分严肃，不敢再说别话。闯王接着说：

“二虎，快说说你那里的情况吧。”

当刘体纯开始向闯王禀报商州方面的军情时，任继荣拿着人参出去了。他刚把人参分作几包，派人分送几位正在害病的大将，恰好王吉元的亲兵陈玉和走进老营大门。

陈玉和知道刘体纯正在上房同闯王说话，不敢造次，请别人替他传禀，就把吉元的一封密书交给总管，站在前院里同老营的亲兵们小声说着闲话等候。

闯王从任继荣的手中接到密书，拆开一看，将密书递给体纯，胸有成竹地笑一笑，说：

“咱们的对手果然要走这步棋！”

闯王立刻命亲兵把陈玉和叫来面前，详细问明了宋家寨的动静，然后吩咐说：

“玉和，你回去告诉吉元：丁启睿这王八蛋知道从正面进犯困难万分，很想借宋家寨这条路。你们要将计就计，打鬼就鬼。”

陈玉和说：“还有一件事要启禀闯王。昨儿下午，宋寨主的大管家派人来问：宋

府上想派人牵牲口去接马三婆替大少爷下神看病，目前军情吃紧，不知是不是可以放行。”

“吉元怎么说？”

“他说这事他不敢做主，需要请示老营。”

“嗯，很好。你回去告诉吉元，要他马上派人去见宋寨主，就说我李闯王已经下令：只要是宋寨主有重要事派人进出射虎口，一律放行。”

陈玉和吃惊地睁大眼睛，说：“闯王，这样怕会……”

闯王截住说：“怕什么？你告诉吉元说，给宋寨主一个面子。不过，有什么人进出射虎口，叫吉元立刻派人来老营禀报。一到晚上，别说是人，就是一条狗也不许放行。”

“是，闯王！”陈玉和立刻退出。

李自成随手从桌上拿起郑崇俭的那张告示，撕碎，投到地上，笑了一笑，然后听刘体纯禀报军情。他对于商州周围敌军的兵营位置，每个营寨中的驻军人数，马匹多少，欠饷几个月，将官姓名，以及他们的秉性脾气，都详细询问，与过去所得到的禀报互相验证。刘体纯除禀报了官军的情况外，也把细作们在商州打听到的关于宋家寨的消息和商洛山中有人打算响应官军的消息作为两个重要问题禀报。闯王听完，把刚才从刘芳亮那里来的消息也告诉体纯。虽然他对官军意图了如指掌，但是像平日同亲信将领们在一起商议军事的情形一样，他不肯先说出自己的意见，望着体纯说：

“二虎，你今天亲自来老营很好，我正想跟你商议商议。据你看，郑崇俭和丁启睿怀的是什么鬼胎？”

刘体纯回答说：“闯王，十天以前，你在病床上估计敌人要下的几着棋，如今都应验了。如今很清楚：第一，敌人要把大部分精兵放在南路，沿着武关大道猛攻，使咱们不得不抽调马兰峪和老营的人马驰援白羊店；第二，蓝田的官兵向南进犯，使咱们既要顾南，又要顾北，不敢从石门谷调回人马；第三，丁启睿亲率商州的官军出动，陈兵马兰峪前，使我们只好把剩下来守卫老营的一点兵力也调到马兰峪去；第四，他们在龙驹寨也增了兵，使我们担心白羊店的后路被截断，又得分兵防备；还有第五，他们想逼着咱们几处分兵，几处着眼，给咱们一个冷不防，假道宋家寨进犯咱们的老营。……”

闯王插言说：“他们想的这着棋最狠。”

体纯接着说：“他们想，这一下子就打中咱们的要害，使咱们完蛋。”

闯王连连点头，笑着说：“对，对，这就是他们正在打的如意算盘！兵法上说：‘备多则兵分，兵分则力弱。’目前咱们能够上阵的战将和弟兄本来就很少，他们还想着逼着咱们把人马几下里铺开，好叫他们有隙可乘。咱们偏不上当，偏不把兵力分散。正因为咱们的人马太少，咱们才更需要把能够使用的兵力都合在一起，狠狠地给他们一点厉害！尽管敌人在人数上比咱们多五六倍，分成几路进犯，我们也要把商洛山守得像铁桶一般，使敌人不能得逞。如今病号这样多，咱们行动很不便，能

够往哪儿去？再说，快秋收了。无论如何，我们要在商洛山中坚守到秋收以后。”

体纯说：“咱们的将士多病，能上阵的人手很少，这一层我不担心。商洛山各处地势险固，易守难攻。这是咱们先占地利。咱们的将士，不管新的老的，都是上下一心，一提到杀官军就勇气百倍。穷百姓看见咱们真心实意地打富济贫，剿兵安民，心都向着咱们。这是咱们得人和。古人说的天时、地利、人和，三条咱们就占了两条。至于天时，咱们同官军都是一样。既然咱们占了地利，又占了人和，这商洛山就不会轻易失去。可是李哥，我也有两件事放心不下。”

闯王忙问：“哪两件？”

体纯见闯王的两个亲兵都已经退到院里，便小声说道：“第一件我不放心的是射虎口。就为这一件，我今早才亲自奔回老营见你，避免派别人传话不好。闯王，我知道你叫王吉元守射虎口的用意，可是万一吉元不是十二分可靠，卖了射虎口，咱们可就要吃大亏啦。依我猜想，敌人既然想从宋家寨假道，他们决不会没想到射虎口十分险要，离老营又近，万难攻取。看起来，他们准是想勾引王吉元献出射虎口。只要王吉元的心一动，丁启睿和宋文富都会出大价钱。”

李自成含笑点头，又问：“你第二件不放心的是什么？”

体纯回答说：“第二件不放心的是石门谷。那些杆子^①好坏不齐，原来有一两千人，后来散了一些。我担心在目前节骨眼上，万一这些杆子们起了二心，石门谷落入官军之手，咱们就这么多一点兵力，岂不两头着慌，首尾不能相救？”

闯王轻轻点头，沉默不语，心里说：“二虎也担心这个地方！”

一个月前，黑虎星因为看见闯王手下的将士十停病了七停，怕不能应付官军来犯，招来了这些杆子，协守蓝田一路。李自成原想着等瘟疫过后，再将这一支乱糟糟的杆子队伍整顿一下，好的留下，不好的遣散，没想到半月前黑虎星因母亲病重，告假回镇安去了，而比较老成的一两个杆子首领也病了。

刘体纯见闯王在想心思，说道：“李哥，咱们既然使用这些新收编的杆子把守北边大门，黑虎星又不在，咱们得暗中防备一手才是。我想，越是南路和中路军情紧急，咱们越是对北路不能够粗心大意。杆子，跟咱们不连心啊！”

闯王说：“二虎，你想得周到。当时，我答应收编这些杆子，实是万不得已。我同各地草贼土寇打了多年交道，经过的事情还少？在各地的杆子中，有的人原来就不是好百姓，流痞无赖出身，他们拉了杆子就为的贪图快活，奸淫烧杀，苦害善良百姓；有的原来也是好百姓，被迫当杆子或随了杆子，像泡到染缸里一样，染坏了，可是泡得不久的还能够回头向善；还有一种人苦大仇深，为人正派，因为没有别的路走才拉了杆子，只要有人引上正路，就能够得到正果。黑虎星招来的这些杆子也是这样。前几天听说众家杆子弟兄在石门谷一带不守军纪，骚扰百姓，我只得差李友率领一百五十名弟兄前去，明的是帮他们抵御蓝田官军，暗里实想压一压邪气。

① 杆子——陕西商洛地区和河南南阳一带，从明清到民国年间，把土寇称为杆子，拉一伙人造反叫做拉杆子。杆子本意就是一伙，所以一伙人马也叫做一杆子人马。

不过李友这个人，脾气暴，眼里容不得灰星，遇事不会三思而行。我很担心他在那群杆子头领中处世生硬，弄出纰漏。如今我实在抽不出另外的人，只好再等一两天瞧瞧。只要李友听我的话，心眼儿放活一点，暂时莫要同杆子闹崩，等到黑虎星回来就好啦。”

刘体纯想了一下，也觉得目前闯王除李友外确实无人可派，轻轻喷了一声，说：“大战快起了，但愿黑虎星能赶在这两三天以内回来。闯王，射虎口会出纰漏不会？”

闯王笑着说：“你放心。吉元决不会出卖咱们。”

体纯沉吟说：“我刚才问过嫂子，她也说吉元很可靠。既然你们都说他决不会有二心，我守马兰峪就不会有后顾之忧了。”停一停，他又不放心地问：“闯王，倘若宋家寨答应官军假道，情况就大不同了，吉元一个人只带领两百名弟兄在射虎口能守得住么？”

闯王说：“倘若宋家寨答应官军假道，我就派老营人马增援射虎口，决不让官军一兵一骑进来。不过，宋家寨肯不肯答应官军假道，到目前还没定局。前几年，官军从宋家寨经过，奸淫抢劫，很不像话。直到今天，宋家寨的人们提到官军就骂。他们这班土豪大户，天生的跟咱们义军势不两立。如今他们见官军势大，咱们处境危急，自然要同咱们撕破笑脸，同官军暗中勾手，狼狈为恶。他们巴不得官军得势，把咱们斩尽杀绝，至少把咱们赶出商洛山，使这方圆几百里地面仍旧是他们的一统天下！可是他们肯答应官军假道么？我看未必。你说？”

“你看得很是。宋家寨如今是又想吃泥鳅，又怕青泥糊眼。不过，闯王，为防万一，咱们得准备两手。”

“是要准备两手。即令宋家寨不许官军假道，单独出兵，我们也不要大意。”

李自成同刘体纯谈了一阵，又一起去看看李过的病。吃过早饭，体纯走了。

因为战事迫在眉睫，李自成不肯躺下休息，又去巡视了一段寨墙，看看滚木礮石准备得够不够。随即弯腰走进一座箭楼，察看里边准备的弓弩、利箭、火药、铳炮之类的防御兵器。出了箭楼，他抬头望望天色。虽然没有风，乌云却仍然迅速地向东南奔流。有的地方露出来一线青天，忽开忽合；附近，熊耳山的双峰也偶尔从云海中露出来峥嵘雄姿。他心中遗憾地说：“老百姓正需要一场透墒雨，这雨又下不成了！”本来就病后虚弱，又加上昨夜睡眠不多，此刻感到浑身酸困，头脑昏沉，两个太阳穴还有点疼痛。他走回老营，躺在床上休息。李双喜和张鼎都奉命去察看各处险要山口的防御部署，尚未回来。李强很害怕他会劳复，站在床头问道：

“我去请尚神仙来替你看看病吧？”

“别大惊小怪的，让我睡一阵就好啦。有什么军情急事，立即叫醒我。”

闯王睡得并不踏实，在梦中还不停地骑着乌龙驹指挥将士们向官军冲杀，有时也同着几位大将立马山冈上观看敌阵，商议如何进攻。后来他觉得很困倦，正在马上打盹，忽然觉得有一只手放在他的前额上。他一惊，矇眈地听见有人小声说：“还好，没有发烧。”他一乍醒来，睁开眼睛，看见是高夫人立在床前，便说道：

“啊，你已经回来了！”

今天清早，高夫人进麻涧以后，首先去看袁宗第。她一进大门就被袁宗第的妻子白氏和两个亲信小将迎接着，带进上房。袁宗第一看见高夫人，就想挣扎着从床上坐起，示意叫老婆扶他。高夫人赶快说：“莫起来！莫起来！”三步两步走到床前，又说：“你躺着吧，我这个做嫂子的又不是外人！”她随即向背后吩咐：“替我搬一个凳子来！”立时，一把椅子搬来了，摆在离病床不足三尺远的地方。宗第等她坐下以后，问道：

“嫂子，你这么早来麻涧，有什么要紧事儿？”

高夫人笑着说：“我天天都是老鸱叫就起床，没有要紧事就不可以一清早来麻涧？”

宗第在枕头上摇摇头，说：“不，目前军情紧急，你一定是有事来的！”

高夫人又笑着说：“你放心养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你李哥要我来看看你跟玉峰的病，也看看麻涧的寨墙能不能今天完工。还有，你李哥打算在今天或是明天，接你和玉峰回老营寨中去住，要我问一问你们的意思。”

“为什么要接我们回老营寨中？”

“老神仙住在老营寨内。你们搬回老营寨中，治病会方便得多。”

袁宗第猜想到闯王要他和田见秀搬回老营寨内的真正用意，沉默一阵，心中不免感到难过，悄声问道：

“嫂子，你不用瞒我。要我同玉峰搬回老营寨中，是不是作万一准备？”

高夫人笑着连连摇头，说并没有这个意思。但是袁宗第是跟随李自成起义多年的亲密伙伴，对于自成的用兵十分熟悉。自成是那种胆大心细的人，遇着情况复杂时候，往往通宵不眠，研究万全之策，不但思虑着如何打胜仗，也思虑着万一打败了怎么办。去年在潼关南原战败之后，他越发谨慎了。袁宗第对眼下局势的严重情形，大体清楚。他猜出自成要他和田见秀搬回老营寨内，固然也有治病方便的意思，但是更重要的用意是准备万一情况坏到不可收拾时，好带着他们突围。他没有把闯王的这个意思点破，提醒高夫人说：

“嫂子，玉峰原是住在老营寨中的，我的家眷也住在老营寨中。春天，为着这麻涧十分重要，才让玉峰来到麻涧坐镇，我的家眷也搬来了。难道如今这麻涧就不需要人坐镇么？再说，眼下谣言纷纷，人心惶惶，倘若把我同玉峰接回老营，岂不引起人们的胡乱猜疑？”

高夫人回答说：“我跟闯王也想到这一层，所以问一问你的意思。你要是认为现在搬回老营不妥，晚一两天，看情形再说也好。只是你不要担心眼下这局势会坏到哪里，安心治你的病。你李哥对战事有通盘筹划，知彼知己。天塌不了，地陷不了，官军把咱们从商洛山赶走不了。我同你李哥只巴望你同玉峰的病赶快治好！”

宗第苦笑着说：“嫂子，请你回去告诉李哥说，我这个病死不了，只是害得不是时候，真窝囊！”

“汉举，害病的事儿并不由你，你怎么这样说呢？”

“真窝囊，真窝囊！”袁宗第又像自言自语地连说两遍，叹口气，用拳头在床边捶了一下。

高夫人说：“汉举，你千万别这样，好生养病。如今你李哥和捷轩都快好了，弟兄们也痊愈了不少人，决不会叫官军捡到便宜。”

“嫂子，你又拿话哄我！李哥和捷轩哥的病虽是快好了，可眼下还不能骑马上战场。弟兄们固然有不少痊愈的，可是身体弱，不能当精兵使用。如今咱们兵少将寡，正是一个人顶十个人使用的时候，我偏偏病得不能起床。眼看几路官军就要大举进犯商洛山，别人都去拼命打仗，你说我急不急？唉，嫂子，让我死在沙场上，也比躺在这床上好受！”

听了袁宗第的这几句话，高夫人的心中很激动，不由得眼圈儿有点红了。幸而是阴天，屋里光线暗，没有被别人看见。她赶快勉强笑着说：

“等你病好了，打仗的时候还多着哩。”她转望着站在身旁的白氏问：“他昨儿吃过老神仙改过的单子还好么？”

白氏回答说：“他昨儿上午吃了头料药，烧有些退了，神志又清醒了，稀饭也喝了两小碗。下午让他吃第二料，他忽然不吃了，叫我立刻亲自骑马到老营去见见闯王和嫂子，请求让他回马兰峪。我没有听他的话，劝他把药吃下去。他把眼一瞪，一拳把药碗打翻，把我臭骂了一顿。昨儿晚上，大家苦劝很久，说马兰峪有二虎把守，万无一失，他才肯吃药，一夜没有发烧。刚才他又在问官军消息，还要我派人请嫂子来一趟，说他有话要对嫂子说。他有什么话？还不是想当面求嫂子准他回马兰峪！嫂子，你来得正好，你劝劝他吧。”

宗第对白氏把眼睛一瞪，暴躁地说：“废话！你什么都不懂，就知道烧香许愿拜菩萨！”停一停，他挥手低声说：“你出去吧，让我同嫂子谈几句正经话。”

白氏退出了。连站在上房门里门外想听听时局消息的亲兵和亲将们都放轻脚步退往院里去。袁宗第请高夫人将近几天官军方面的情形如实地告他。高夫人见他的病已有起色，不打算对他隐瞒，把官军已经摆在商洛山周围的人数以及正在从河南和甘肃等地增调的人数都告诉他，也把闯王的破敌计策和兵力部署告诉了他，并询问他的意见。宗第想了一下，说：

“好，好！官军仗恃人多，分几路进犯。我们先合力杀败一路，其余各路自然动摇。只是宋家寨离老营很近，务须严防。射虎口是天险，只要王吉元这个人十分可靠，闯王的计策准行。”

高夫人回答说：“吉元原是苦水里泡大的农家孩子，忠诚可靠，决不会对闯王有二心。”

宗第说：“我也看吉元可靠。只要咱们在射虎口不会走错棋，我就不替老营和马兰峪担心了。”

早饭安排好了。高夫人和她的亲兵们都在袁宗第这里吃早饭。饭后，高夫人去看田见秀。因为田见秀的病势较重，关于大局的严重情况完全不让他知道，稍坐一阵，便动身回老营去了。